

钱闻文集

欧阳志林题



江苏教育报刊社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钱闻文集

欧阳惠林题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书 名 钱闻文集
作 者 钱 闻
责任编辑 潘守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厂 址 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邮编 210037)
电 话 025-85521756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875
插 页 8
字 数 342 000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43-6589-9/G·6284
定 价 32.50 元
邮购电话 025-85400774,8008289797
批发电话 025-83260767,83260768,83260760
盗版举报 025-8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读《文集》 忆先贤

——《钱闻文集》前言

钱闻同志从 2001 年年初逝世至今，已经有四年半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想能为他做些什么，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还是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钱老在武汉大学时期的同窗好友潘琪先生来宁看望他时，曾建议他把过去的文章编印成小册子；在他逝世的前两年，他的“文革”前的老同事夏溶同志也曾提出，他应该把一生所写的文章汇编成册，留作纪念。钱老自己也说过，年轻时候写的东西，虽不怎么样，看看倒也有点意思。现在，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编辑完成了这本《钱闻文集》，终于为钱老了却了他的遗愿，并以此奉献给他的事业的后继者们。

《钱闻文集》收录了钱闻同志从青年时期起直至耄耋之年的诗文论著。在文集的编辑过程中，我们也经历了一个重新了解他、认识他的过程。钱闻同志一生著述甚丰，但由于年代久远，又加世事变迁，很多作品已无法觅得。《文集》所收入的，仅为其中的一部分。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从中了解他的革命历程、工作业绩和他的精神风貌，受



到多方面的启迪和教益,而最突出的教益就是: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正是由于有像钱闻同志这样的革命先贤们艰苦奋斗和卓越的工作才得实现的。

《钱闻文集》记录了钱闻同志作为一个革命者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斗争历程。

从文集里所收的作品可以看出,钱闻同志从小就富于正义感,他同情底层民众的疾苦,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他真正走上革命的道路,则是由于进步书籍的引导。他酷爱读书,少年时期就以书为伴。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是指引他走上人生之旅的良师益友。他给《中学生》的“青年文艺”投稿,用写作得来的报酬(以书券代现金),再去买书来读。有一次发了大“书财”,买的书竟是用黄包车拉回来的。直到晚年,他在回忆与《中学生》的亲密关系时,还是那样的一往情深。他说,他初进武汉大学时,与一位上海来的同学萍水相逢,起初都互存戒心,但当知道了彼此都订阅了《中学生》,并且都给《中学生》写过稿时,就如“千里逢知己”,从此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后来一起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了终身的挚友(见《浮想联翩话当年》)。

在钱闻同志所读的书里,鲁迅的作品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对他的一生影响至大至深。他爱读鲁迅的文章,敬佩鲁迅的为人,崇尚鲁迅的精神。早在1937年所写的《祭——鲁迅周年忌——》里,他就称颂鲁迅为“伟大的先驱”。他把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躬行一生。

钱闻同志的青年时代,正处于国难当头之际,民族存亡之秋。他像千万个渴望为民主自由而战的热血青年一样,与危难中的祖国同着命运,共着呼吸。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刚读初中三年级,就参加了学生运动;1935年,还是高中生的他,就以自己颇为深刻的洞察力,写出纪实性小说《黑洞里的丧》,记述了生活在底层的黄包车夫一家的悲惨命运,发出了对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社会的愤怒控诉;在诗歌《号子里》,他为那些被“天外边飞来的一只黑手”抓进“号子里”的囚徒——政治犯们,发出诅咒和抗争。

1935年底,震惊全国的“一二九”运动爆发,已在武汉大学求学的钱闻同志,参与发动并领导了武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他组织学生抗日团体,创办宣传抗日救国的刊物,积极投身各种抗日救亡活动。这期间,由他主办的《武大学生》成了宣传抗日的坚强的舆论阵地。1937年4月,在《武大学生》的创刊号上,他写的论文《急待开发的海南岛》,论述了海南岛在军事上、经济上的重要地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该岛覬觐已久,呼吁赶快开发海南岛,不要让“自己的第一道国防线变成敌人攻打我们的根据地”;在为《武大学生》(新版)写的代发刊词《题〈血的哺养〉》里,他以悲愤的心情呼唤着:“孩子!……你要从血泊中长大!”“七七”抗战爆发以后的这年暑假,他回上海探亲期间,恰逢“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他立即参加了上海救亡团体组织的某“青年服务团”,到后方的伤兵医院等处做慰劳和救护工作,并写下了《他们战斗了以后——临死之前》,在

这篇报告文学作品里,在受重伤的抗日战士的床前,他感受着一个中国士兵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报国之心。回到武大以后,他带领抗日救亡宣传队员深入矿井,宣传抗日救国,又写下了记录矿工生活的文章……

钱闻同志在1938年到达延安、经过了革命的洗礼以后,来到大后方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后在重庆、乐山、桂林和昆明,在隐蔽的战线上,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默默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那时的大后方,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精英人物,中国文化教育科技界的专家教授。他们德高望重,造诣高深,在国际上有很高的知名度。可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极苦,工作条件极差。武汉大学迁校乐山以后,教授们居无定所,许多人只能栖身于深山古寺之中。在昆明,由于国民党的腐朽统治,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连起码的生活也难以维持,有的竟不得不让自己的夫人去摆地摊,卖糕点,以贴补家用。然而,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爱国忧民,坚持为民主而战斗,为教育而献身。

钱闻同志在昆明地下工作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持与这些民主爱国人士的接触。他受党组织的委派,与吴晗、闻一多、华罗庚等知名人士保持联系,他并且是党组织委派的华罗庚的主要联系人之一。1946年2月,华罗庚应邀赴苏联访问,回到昆明后,钱闻同志立即将这一消息写成短讯,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并写了《华罗庚教授谈苏联》的访问记,刊登在《新华日报》上,扩大了华罗庚访苏的

影响。

钱闻同志这一时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就是团结部分进步学生,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他帮助学生组织进步社团,指导学生办报刊;他应约为他们写文章,几乎是有求必应。在进步学生办的《妇女旬刊》上,他发表了许多针砭时弊的文章(可惜至今没有找到一篇)。许多要求进步的青年,在他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被学生称为“我们的引路人”。他发表在民主同盟主办的《民主周刊增刊》上的《历史的教训》,用鲁迅式的曲笔,借古讽今,严厉地抨击了国民党“以空间换取时间”、消极抗战的错误言论和行径。

这一时期,钱闻同志一面保持着与进步人士的联系,一面不顾环境的险恶,与反动分子展开斗争。在昆明师院附中(前身为西南联大附中)任教时,为了揭露镇压学生运动的反动校长查良钊的伪善面目、反动本质,他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写了《查良钊变了》(上、下)这篇力作。文章发表后,大大鼓舞了进步学生的斗争意志,也引起了反动政府的恐慌。钱闻同志后来被列入了黑名单。不久,他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安全撤离昆明,去了上海。

读着钱闻同志这一时期的作品,我们的心中时时涌起一种激情。他曾经战斗过的那个时代,在我们的眼前叠印着一幅幅“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画面……如今,那个时代已经远离我们,成为了过去。但那个时代和在那个时代里战斗过的人,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

《钱闻文集》记录了钱闻同志在教育战线上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

在到昆明做地下工作之前,钱闻同志在桂林时期已经当了近三年的中学教师,积累了一定的教育工作经验。到昆明以后,他在昆明师院附中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他将这两者巧妙而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使教育工作配合革命工作,打击了敌人,教育了群众。很久以后,昆明师院附中的学生回忆起他们的钱老师,仍然寄予深深的怀念(见文集中许加、杨振铎、段成鹏等人的回忆文章)。在这段时间,钱闻同志的一个突出成就,就是编选了《高中进修国文选》。这部教材,体例独创,特色鲜明,其中由他撰写的“文话”21篇,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教材诞生于革命战争时期,很好地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它同时也充分地体现了语文教育的基本性质和目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钱闻同志先后在江苏的金坛中学、常州师范学校担任校长,成了一名职业的教育工作者。在解放初期学校党的力量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他认真地、全面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很快打开局面,使学校各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起色。特别是在常州师范学校工作期间,他亲自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学生上团课、上党课,跟学生谈理想、谈人生,帮助学生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他亲自指导学生的毕业实习,勉励大家努力学好专业知识,练好基本功,做一个好的人民教师;他悉心关怀学生的生活,细心照料生病的同学,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巡视学生宿舍,轻轻帮他们盖好被子,给

他们送去父亲般的温暖。钱闻同志的言行举止给了学生深刻的影响,也为他们点亮了人生道路上一盏盏的明灯。53、54、55 三届学生毕业的时候,他们意气风发,朝气蓬勃,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分配,或升学深造,或直接分配至中、小学当教师,成了教育战线的有生力量,为教育事业奋斗一生。时隔半个世纪,当他们得知钱闻同志逝世的噩耗以后,齐发哀思,在南京、常州工作的学生分头举行座谈会,“忆往事,念恩师”。臧宗元同志特地把他珍藏着的当年钱闻同志几次重要报告的记录整理出来,作为纪念,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新中国建立初期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得的、真实的记录。

钱闻同志 1956 年调江苏省教育厅工作以后,两度担任江苏教育报刊社(其前身为江苏教育社、江苏教育杂志社)总编辑。从此他离开了教育第一线,转而以教育刊物为阵地,担负起了指导教育实践的任务。在这期间,他紧紧依靠省委和省教育厅的领导,团结全社同志,积极宣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他的争取下,从省委到省教育厅的领导,都对《江苏教育》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省委书记陈光、刘顺元,宣传部长欧阳惠林、副部长陶白,教育厅长吴天石等人,或对办刊工作亲自过问,给予指导,或为刊物撰写文章,阐述有关方针政策贯彻实施的意见,大大增强了刊物的指导作用,使得这份刊物在全国有着突出的地位和重要的影响,也使兄弟省的同行们羡慕不已。

钱闻同志在主持《江苏教育》工作期间,亲自为刊物撰写多篇文章,耗去了他大量的心血。他写的文章,大到教

育方针,小到学生写毛笔字,涉及面广,指导性、针对性强;他写的杂文、小品,引古论今,意味隽永,别具一格,揭示了教育工作的规律。现今人们常说的“以人为本”、“素质教育”、“师德修养”等等教育理念,当时尚未提出,但在他的文章里,其精神却体现得相当充分。他呕心沥血撰写的专著《教育方针通俗讲话》,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教育方针的全面阐述,出版后影响较大,曾一版再版。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虽不免带有当时的时代烙印,但仍然有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钱闻文集》在记录钱闻同志人生历程的同时,展现了他的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崇高的社会理想。

钱闻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历经磨难,虽在一段时间里不被人们所理解,但这从未动摇过他的革命信念;他殚精竭虑办出全国第一流的教育刊物,到了“文革”当中,竟被诬为“宣扬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掌柜”,发配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这也没有使他的意志稍有消沉。直到晚年,他仍然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文集》所记录的他的人生经历,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他身上显示出来的高尚情怀和人格力量,更是强烈地感染着、吸引着他身边的人们。

报刊社的许多老同志不能忘怀,“文革”前的“教育社”,是一个和谐温暖而又战斗力极强的集体,在当时的教育厅很为大家所称道。社里的每一个人都勤奋地工作,只知奉献,不计报酬。不少第一线教师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都是编辑们经过采访后“代笔”写成的,署的却不是自

己的名字。而像这样做得最多、最好的，是钱闻同志自己。“文革”前的“教育社”，尊老敬贤蔚然成风，年轻编辑之间互相竞争又互相帮助，人际关系极为融洽，不良风气无从滋生，就是因为有钱闻同志所倡导的正气在主宰。这种正气已成为报刊社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

报刊社的老同志极为佩服钱闻同志的博学多识。由于博学多识，交友面广，他结交了省内外众多的文友，为刊物组织起了一支高层次、高水平的作者队伍，使刊物的质量水涨船高；由于博学多识，他自己写起文章来，涉古及今，旨近意远，非常耐读。他博学、善文，为编辑们树立了一个高的标尺、一个好的榜样，社里也自然形成了一种好学上进的良好风气。

报刊社的老同志们都有一个深切的感受：钱闻同志是资历甚深的革命老前辈，但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人，不张扬，不炫耀。在平时的工作中，他吃的苦、受的累比谁都多，担的责任比谁都重，但他都默默承受，不要特权，不图私利。他团结同志，真诚待人，从不摆架子，使人感到他是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朋友。一些年轻的同志开始和他接触时，觉得他的样子有些威严，但很快就感到了在他那威严的外表下，是一颗极宽厚极慈爱的心。

钱闻同志是一个普通的人，但他又是一个有着崇高社会理想和精神追求的人。即使是在处境艰难的时候，他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追求。写于1975年的《赠大年》一诗的背后，就有这样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这年年初，全国四届人大在京召开，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

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当他听到这一消息时，深感振奋，深受鼓舞，于是写下了这首七绝：“行程卅载风光声，柳暗花明村又村，岂止夕阳无限好，遥悬山外有明灯。”这个“明灯”，就是他终身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诗是写在新购买的《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书的扉页上的；而写诗的日子，又正是他与夫人结婚的纪念日。他就是用这样一种特殊的充满诗意的方式，与跟自己携手走过一程又一程风雨人生路的同志和妻子一起，仰望着那一盏高高悬挂着的“明灯”，憧憬着美好理想实现的那一天。

现在，《钱闻文集》已经编辑完成，即将付印了。文集得以完成编辑工作，有赖于众多钱老的亲人、旧友、老同事，以及北京、上海等地许多不相识的朋友的热心相助。在这里，我们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我们还要特别提到钱老的夫人吴大年同志，是她为此做了大量的繁杂细致的工作：首先，她根据原已知道的作品的篇目，排出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并发信与各处联系；然后，又对每篇作品发表的背景作注释说明。由于年代久远，作品搜集十分困难，特别是钱老青年时期作品的搜求，尤为不易。参与编选《高中进修国文选》教材，以及为该教材撰写“文话”（21篇），是钱闻同志在国统区地下工作时期的重要著述活动。可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教材又只是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使用，即使有人把它保存起来，又到哪里去寻访呢？就在几乎无望的情况下，细心的大年同志在一次不经意间，看到《文汇报》上刊登的一则书讯，介绍刚出版

的文化名人宋云彬的著作《红尘冷眼》。而宋云彬,正是《高中进修国文选》的编者之一。这一发现,令她兴奋不已。经过多方打听,通过宋云彬的儿孙及《红尘冷眼》的编校人员虞坤林先生,终于了解到,这部教材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阅览典藏部的书库之中。经过了这样一番辗转寻觅,这部意义不同寻常的、体例独特的教材才又重现于人间。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的,是欧阳惠林同志为《钱闻文集》题写了书名。“文革”前欧阳老在省委宣传部部长任上时,对《江苏教育》曾经给予了直接的关心和指导。现在他又以 90 多岁的高龄,应编者之请,欣然命笔,为《钱闻文集》题写书名,这也是他对新时期江苏教育报刊事业的热情关怀和支持。

编 者



【目 录 】

读《文集》 忆先贤

——《钱闻文集》前言 1

1935—1937 年(青年求学时期)

诗、小说、散文

黑洞里的丧 3

夜车厢里 21

号子里 23

附:读《号子里》(圣陶) 28

鞭梢 36

急待开发的海南岛 37

他们战斗了以后 42

——临死之前(京沪线上)

祭 49

——鲁迅周年忌——

题《血的哺养》 52

——代发刊词

黄石港之夜 56

1945—1947 年(昆明地下工作时期)

论衡

《高中进修国文选》“文话”选篇 65

一、鲁迅的《秋夜》与茅盾的《黄昏》 65

附:黄昏 70

- 二、欧阳修的《泷冈阡表》与朱自清的《给亡妇》 72
- 三、胡愈之的《青年的憧憬》与郭沫若的《青年哟，人类的春天！》 75
- 四、陆游诗四首和天蓝的《队长骑马去了》 79
 - 附：队长骑马去了 83
- 五、李华的《吊古战场文》与西蒙诺夫的《斯城近郊的白昼和夜间》 91
- 六、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自序》与夏衍的《“戏剧春秋”后记》 95
- 七、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八则）与陆游的《老学庵笔记》 98
- 八、鲁迅的《杂感》与冯雪峰的《简论市儇主义》 101
- 九、丁西林的《北京的空气》 104
- 历史的教训 109
- 华罗庚教授谈苏联 113
- 查良钊变了（上） 118
- 查良钊变了（下） 122

1958—1964 年（建国后十七年时期）

论著

- 《教育方针通俗讲话》（节录） 129
 - 一、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129

二、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

什么需要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134

三、完整地贯彻方针 全面地安排

工作 140

四、一根红线——从历史上看党对教育

工作的领导 149

五、“两条腿走路” 154

关于提高教学质量的几个认识问题 164

做自觉的教学改革的促进派(节选) 172

制作教具 改革教具 186

达·芬奇的老师 189

读书与求解 193

——读书散谈之一

鲁迅与儿童 197

故事今读 208

漫话“条条” 213

教师的威信与谦逊 216

谈小学生写毛笔字 221

剧本

《送瘟神》(节录) 231

1970—1977 年(“文革”时期)

诗词

岁暮杂咏 255